

晉書

十二

羽傳  
應詹  
甘卓  
卞壺  
劉超  
鍾雅  
孫惠  
熊遠  
王鑿

葛洪  
郭璞  
庾亮  
桓彝  
王湛  
荀勗  
范汪

劉恢  
張憑  
韓伯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1



文庫11  
D 271  
11

010190559080

言書列傳卷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  
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  
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  
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  
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  
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  
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  
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

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  
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攻聞甚愧鎮南  
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  
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  
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  
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  
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  
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  
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  
歌之曰亂離旣替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  
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  
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  
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歿於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  
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  
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沖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  
爲刺史詹以沖等無賴棄還南平沖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  
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

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未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叅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

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  
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  
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勳乞廻謬恩聽其所守不許  
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  
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  
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  
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糲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  
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  
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  
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  
以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  
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龔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  
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旣有之今亦宜然漢  
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  
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  
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  
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  
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  
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  
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

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命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者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

孫鑿口情  
保清貞

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顛顛繾繾。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平卒。時年五十三。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祠。

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廣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伎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少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

恢維宇宙四門闢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并曰之義祭詹終身

###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  
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  
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  
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  
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許之遂詐疾  
迎女斷橋收船南岍共滅敏傳首於京都元帝初渡  
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  
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  
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廢遲特聽不試孝廉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通  
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  
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  
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  
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  
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  
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惟在家  
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耻銜耀取達遂歸終

身不仕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  
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  
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  
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  
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叅軍  
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  
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  
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  
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  
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  
吾情本不尔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尔誰能  
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  
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  
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  
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  
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  
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  
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

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  
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  
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  
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  
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  
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  
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  
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  
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  
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  
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  
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  
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  
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彗衆藉威名，杖節而行，  
豈王舍所能御哉？邈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  
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  
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  
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

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旣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叅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叅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卽遣叅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叅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尔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狼懷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卓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隣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父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

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三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哀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陽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遷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

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寇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過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賤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

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祗就門戶遇禍途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旣臯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

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頗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  
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  
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  
是制出母齊衰朞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  
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  
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賄存亡無所  
待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

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  
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  
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  
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  
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  
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  
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  
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義斷離絕之  
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



通人傑曰  
更翻設喻  
曲極情盡  
字少妙矣

末去。永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燁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壺。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嬪。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郡中正。顧川庾怡為

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奮家必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兼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鬪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

龙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篤病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劓，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募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侮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潘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  
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  
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  
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  
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  
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  
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  
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  
數壺雅並還節詣關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  
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  
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矜盱見父沒相隨  
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  
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奉闕衆望謂宜  
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  
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  
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  
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  
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鏃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大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珍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

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眺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讐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俊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母輔之勸越  
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  
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  
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  
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  
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而杜歿寇湘中加敦征  
討大都督伐歿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  
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  
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  
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  
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  
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  
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  
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  
荀邃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  
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

大臣之節請樞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  
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耻名論自此  
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  
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  
以忠諱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

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  
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  
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  
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  
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  
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  
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  
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  
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訐百姓家  
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旣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綵朝夕，臣節愈恭。帝時



晉書列傳  
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温嶠等至  
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  
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  
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  
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  
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  
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  
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又  
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  
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  
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  
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  
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  
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叅軍遷尚書郎避  
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叅軍遷臨淮內史振威  
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  
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  
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

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  
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  
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  
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  
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如  
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  
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  
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入音過密雖  
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  
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怛  
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  
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司徒  
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  
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  
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  
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  
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  
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二十四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  
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  
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  
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  
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  
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  
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  
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  
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屢  
臣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關艱虞匪石爲  
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非在難彌恭  
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蒞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  
運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  
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音義

應

音應

玫

莫杯反

酋

自由反

為

為委反

玕

起音

估

音估

印

五岡反

佷

懷

符逼反

盾

徒損反

媵

以證反

斷

都亂反

擘

與擘同

呬

音呬

胡

反

眇

上之忍反

旡

旡文曰旡

旡

旡文曰旡

母

擊敵也

愞

而亮反

儻

都濫反

而

故古反

厭

一葉反

眇

丁含反

母

無音

愞

而亮反

儻

又都濫反

衰

音崔

穰

音衰

晉書列傳卷四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貞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叅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潁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于越曰天禍晉國遭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獻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踰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舖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謗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

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晏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竒謨於朱脣，握神策于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中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兌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糞壤，形骸損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

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

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  
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  
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  
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  
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  
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  
列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  
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  
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

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脩  
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  
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  
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  
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  
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  
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  
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德思於下今順  
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  
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  
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  
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  
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  
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  
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  
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及豺狼當塗  
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  
北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  
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  
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  
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  
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  
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  
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美之好懼  
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  
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叅軍是時琅邪國侍  
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  
多故聖主肇旂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及園陵逆寇  
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

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書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剪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發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令威儀牽捩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

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讐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耻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御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

音書友傳 卷四十一  
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久陋，舜拔賢於畝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一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

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鑿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  
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  
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  
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  
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  
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  
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伯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  
鳴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  
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  
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  
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  
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  
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  
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  
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  
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  
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獸  
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  
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  
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

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歿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兇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驚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一  
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  
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  
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  
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  
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  
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  
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  
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竒之賦。比及數年。國富  
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  
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  
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  
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  
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卽命  
中外戒嚴。將自征。歿會歿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  
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叅  
軍未就而卒。年四十一。文集傳于世。鑒弟濤及弟  
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  
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頤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衙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

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頽庶



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罔起義州遣頽將兵赴之拜附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頽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後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

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專任頽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爵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

晉書列傳卷四十一  
十四  
手美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巳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頽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

事，鮮能以濟宜。間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殫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叅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禮況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  
年六十九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惺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嵩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上封訟寃遂停喪五年不塋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

下詔曰惺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嵩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策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噉

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矢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  
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  
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  
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  
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  
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嵩累  
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  
在室，嵩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  
陳其意，嵩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嵩

小字曰阿鄆，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爲  
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  
免卒于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  
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  
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  
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旣顛矣，何以能終。熊遠  
王鑿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在乎。崧之詆  
溫，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採郭嘉  
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違穎陳書于越孝文忠審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嵩傳高明

頽顯

音義

及	女六	反	頽	以淺	頽	懿倫	反	又	訢	許斤	宿	辦	薄	莫	鄙	來

晉書列傳卷四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三  
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  
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  
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  
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  
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  
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  
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  
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  
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  
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  
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  
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豈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  
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  
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  
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旣  
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  
色單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  
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

其卦口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郟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螯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叅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

晉書及傳 卷四十三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  
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  
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  
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  
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  
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  
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  
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  
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  
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漢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

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  
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  
之旣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  
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  
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  
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  
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  
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  
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  
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三  
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  
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  
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  
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  
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  
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  
狂狡蠱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  
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  
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大戊無以  
隆維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愆傲  
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辭  
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  
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  
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紆  
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  
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  
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  
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  
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  
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

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執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糝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幸以空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足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

晉書及傳 卷四十二  
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  
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未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  
適曾未數旬大青再見日月告覺見懼詩人無曰天  
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施  
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  
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  
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讚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寒天意  
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  
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  
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  
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  
采訪輿誦於羣書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  
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  
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  
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  
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  
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  
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日玉以兼城爲寶士

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  
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凌扶搖而竦翮。揮清  
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  
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  
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  
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  
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  
鷓鴣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壑。雖然。將祛子  
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  
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  
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  
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  
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  
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  
之潛。不思雲暈。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  
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  
湧懸乎龍津。蚓蟻以不才陸槁。鱗虵以騰驚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縻於麗采。香惡乎芬。賈  
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驛。支離其神。蕭悴其

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洎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頴。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螻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滌園。老萊婆婆於林窟。巖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與遯彫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叟習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圭。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

晉書及傳 卷四十三  
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  
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  
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  
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  
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  
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  
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  
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  
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  
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

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  
亂者多小人愚瞢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  
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  
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  
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  
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  
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  
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  
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覽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

晉書列傳卷四十二  
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鑿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

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青者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翹颺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

晉書列傳卷四十二  
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碁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桓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齋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䟽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塋，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塋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塋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閭，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刃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



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收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二  
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鷲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弟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携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

鍾人傑曰

杜陵翠栢

明霞之句

從讀此等

書來韻始

高遠

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鷓鴣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驀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至世貞曰  
太白用句  
張家

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窺。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證。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櫃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願。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

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緜細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容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覺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

洪藻

音義

抵都禮反邙恭音鼯五胡反欵許物反沴魯帝反棧士限反淹徒何

反力輟坪烏外反刈音暈許歸反旭許玉反椿勅屯反池

徒本音犴岸音輦脾賓反輦慶憂反薺音狸理之反漲陟亮反

齋即奚反裸郎果反醜陟衛反褶神執反檣勅居反扇音漏音鷄

音音礫音焦譙竟二音夸苦瓜反稅職雪反綿音細音

庾亮

子彬弟繹

義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

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  
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  
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  
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  
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  
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寵與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  
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  
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儉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  
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  
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  
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  
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  
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猶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  
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  
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

孫鑿曰亦  
面亦婉最  
能諫聽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替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  
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  
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  
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欵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  
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  
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



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右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

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

至帝深感悟

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竝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美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三  
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携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譏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

類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譚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克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

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愾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

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未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

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  
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未毛寶趙  
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  
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  
竊惟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  
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  
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  
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涉  
有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  
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  
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  
賤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  
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  
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  
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  
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  
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  
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

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  
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  
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  
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  
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  
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  
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  
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  
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

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  
與下官竝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 遠算次  
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  
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  
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  
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  
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  
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  
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

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竝佃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叅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

蜀辰翁曰  
皆無據獨  
遺此草卷  
後人筆墨  
耳

推之于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  
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  
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  
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  
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  
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  
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  
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  
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  
之亮徐曰諸君少佳老子於此處典復不淺便據胡

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

義蘇

義可想  
玉恩任口  
一時清美  
豪逸如對  
登秋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  
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蘇峻之亂遇害

義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  
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  
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瞻  
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  
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



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  
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  
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  
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  
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  
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  
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  
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  
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威凶羯雖衰猶醜  
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  
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  
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  
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  
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  
迴師反旆詳釋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  
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  
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  
竒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

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婁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

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

王世懌曰

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之，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各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合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恹然。冰兄亮旣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

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

往讐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

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纒，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

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希字始彥初拜秘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大宰長史邈會稽王叅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於晉口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

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  
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  
之子遵與希聚衆于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  
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  
徒數百人配以器械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  
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  
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  
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  
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  
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逸及子姪

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  
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府宰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  
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  
黃翰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  
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  
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  
殷浩竝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  
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

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

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竝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頌陳事，令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



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竝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已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樞儻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疆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旣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

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瀕  
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  
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  
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  
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  
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楮圻路未進  
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  
乖事會兵聞抽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竝發所統六  
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  
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  
孫綽亦致書諫真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  
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蹙率所統致討山北竝  
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  
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  
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草不充竝多羸瘠難  
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  
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  
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  
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

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  
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  
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  
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  
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  
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  
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  
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  
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  
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  
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  
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  
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  
宜出冰乃止又遣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  
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  
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  
宜立客館置典賓叅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  
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  
叅軍司馬勲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

晉書列傳 卷四十三  
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  
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  
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  
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  
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季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  
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  
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熹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  
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翼卒未幾部將干瓚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  
史江彰司馬朱熹將軍袁直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

尋爲桓溫所廢溫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  
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竝遷徙  
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  
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叅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  
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  
 瑛萼見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  
 是使蘇祖尋戈宗祧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  
 向使郗鑒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  
 以異哉幸漏吞舟  
 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  
 之不綱明矣懌肆  
 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  
 僅存餘殃所及蓋  
 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  
 釐道亂由乘隙下拜  
 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  
 馳名處秦逾約居權  
 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音義

美餘亮反 梳徒可反 薤胡界反 鯁上古杏反 鯁與神反  
 跪渠靡反 琬音充 彰方閑反 鮑黃蕩反 頡渠希反 偃於武反 掣渠希反  
 尺制反又 澆音云 赭圻下之野反 羸瘠上力為反 燥尺折反  
 涸上蘇浩反 惔徒含反 瑰公回反 高私列反

晉書列傳卷四十四

桓彝

子雲  
虔子振

雲弟裕  
虔弟石秀

裕子石虔  
石民

石生  
裕弟祕  
嗣子胤  
徐寧

石綏  
祕弟冲  
嗣弟謙

石康  
冲子嗣  
謙弟修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  
顯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單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  
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  
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所重  
顛嘗歎曰茂倫嶽嶠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  
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送道

蜀辰翁曰  
此語甚不  
容易不特  
包羅多風  
刑

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  
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興  
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  
留異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覓覓一佳吏部及  
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  
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  
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  
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  
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  
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

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圖乎方  
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  
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  
城內史在郡有異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  
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  
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  
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  
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

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禪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地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僉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賧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以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竝流徙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蓋

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僉縱亦以死節追贈典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叅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



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  
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  
謝萬敗于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  
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  
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旣內鎮以豁  
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  
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  
桓罷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  
苑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

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於京師  
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  
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  
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  
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  
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罷與序等游軍沔漢爲涼  
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  
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充  
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  
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

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  
邕必將仰叅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  
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  
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  
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  
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  
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  
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  
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言挹行魏興太守

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  
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  
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  
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  
但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  
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  
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  
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

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溫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寇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遠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陽太守。洪弟振。

晉書列傳 卷四十四  
振字道金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尅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彝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

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涓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

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于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常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

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于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王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叅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

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于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傳首京師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東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于官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

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

荆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志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沖沖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躬遇先沖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爲醜陵王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

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  
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鎮威將軍江  
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  
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沖在江陵未及之  
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  
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還所鎮初彝亡後  
沖兄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  
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  
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  
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

之六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  
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  
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  
物而不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  
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  
權大辟之罪皆自巳決沖旣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  
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旣代溫居任則  
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謝安  
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  
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



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旣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氏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虺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未隆于聖世。宣武遺志。無恨于在

昔如其懾憚皇威闕闕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  
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  
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  
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  
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  
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  
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  
算想與征西協叅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  
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谿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  
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  
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  
其子嗣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  
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  
送至漂洲沖旣到江陵時苻堅疆盛沖欲移阻江南  
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  
溫以石季龍死經畧中原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  
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  
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  
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  
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

接會濟江路去不遠乘其疲墮撲剪爲易臣司存聞  
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  
江陵諮議叅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  
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  
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  
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爽南中郎將  
失序擊之而爽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沖深自咎  
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  
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  
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  
兖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  
寇新野沖旣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  
江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  
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  
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旣分請以王薈補江州  
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劬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  
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沖聞之而怒上  
疏以爲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  
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  
京都詔歸沖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

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  
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  
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  
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  
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  
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  
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  
俄而序没于賊冲深用愧惋旣而苻堅盡國內侵冲  
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  
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間軍在近固不

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爲防時  
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典  
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  
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  
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  
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  
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  
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上嘗浴後其妻  
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  
不經新緣何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

爲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  
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  
鄧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  
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  
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  
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  
嗣謙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竝爲桓氏子姪之  
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  
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  
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  
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  
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  
令玄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  
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  
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勤用悽于懷其孫胤宜見  
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

殷仲文未嘉太守駱駮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  
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  
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  
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叅軍轉司馬元  
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  
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寧益寧梁  
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  
旣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  
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

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  
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諳悞尤不  
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旣輕謙用  
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于姚  
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  
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  
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  
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  
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

晉書及傳 卷四十四 十七  
之乃置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沖  
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  
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  
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  
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  
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  
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  
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

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  
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  
及發而玄等盟于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  
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績奏  
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  
疑誤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  
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  
刺史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  
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剡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愾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

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遂巡於內輔豁陵厲于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裡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晉書列傳卷四十四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處豁  
重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  
為羣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音義

亢

音 亢

碗

巨嬰魚

俞縱

且又

給

徒亥

反

闕

闕

二

闊

苦本

輜

音由又

悞

乃亂

醜

音

晉書列傳卷四十四 終

晉書列傳卷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子

坦之子

子愷

愉子

承族子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閣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詰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

張懋辰曰  
寫得踈婉  
甚情

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  
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  
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  
乘難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  
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  
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  
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  
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  
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  
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

王世懋曰  
不言知父  
已

子敬心然  
濟實有勝  
父處

兄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  
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  
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  
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  
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  
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  
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  
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  
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

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  
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毘曰夫學之所益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間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  
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  
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  
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  
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圈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承曰鞭撻竊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  
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

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  
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  
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  
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  
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  
出其下爲中興第一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  
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  
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

至思任曰  
侃然此後  
必不聞此

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煥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賤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耶方今疆胡陸梁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厓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内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

忌忘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糜弧之謠而成褒  
妣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  
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  
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  
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別其次  
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  
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  
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  
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  
曰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

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  
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  
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  
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  
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  
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  
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  
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  
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

劉辰翁曰  
亦取其貞

鍾人傑曰  
古來自有  
信史如此  
等事雖極  
繪者亦  
疑

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  
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  
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  
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  
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  
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  
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  
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  
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  
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  
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  
年迫懸車上䟽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  
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  
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  
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  
娑之事情肯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誠臣  
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  
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  
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  
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

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警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

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平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

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可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籍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



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  
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  
道無乃類乎與夫知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  
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  
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  
萬物用之而不旣壘壘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  
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  
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  
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  
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  
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  
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  
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  
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  
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  
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  
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竒秀之姿稟生知之量  
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  
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

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  
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  
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  
爲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  
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  
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  
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  
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  
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  
且叅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  
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  
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理  
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  
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  
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  
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  
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  
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  
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  
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

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  
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  
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  
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  
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  
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  
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  
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  
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  
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  
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  
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  
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  
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  
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  
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  
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違  
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  
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  
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  
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  
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  
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  
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  
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  
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疑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  
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擿句一一申  
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  
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  
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  
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  
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  
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  
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  
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  
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  
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  
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楊尹及桓玄  
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  
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  
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  
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  
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  
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  
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

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  
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  
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  
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  
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  
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  
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  
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  
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寤寤由是出  
爲豫章太守及第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  
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  
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  
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叅軍王徽請國寶  
同燕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  
呼以盤醖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  
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  
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齊伴清暑殿  
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煩踈道子道子

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  
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  
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領其寵  
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  
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  
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  
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  
寶遂叅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  
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  
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儼至以討國寶爲各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司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旣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

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  
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  
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  
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旣其本國且奕葉  
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  
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  
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  
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  
醒或裸體而遊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  
父常有慘怛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  
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  
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  
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  
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  
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  
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  
謐位官旣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



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  
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  
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  
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  
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  
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  
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

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  
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  
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  
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  
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  
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  
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  
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  
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

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叅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上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糞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顥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顥見而竒之以爲必典穎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

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

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亂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

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議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摛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

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

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法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

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許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賤曰伏見前祕書

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  
內外任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  
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  
之以智險而不懼扶侍至尊繼絕不離雖無扶迎之  
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  
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  
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  
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  
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敗苟有一介之善  
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

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

### 美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  
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  
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  
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  
補東陽太守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  
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  
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

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  
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  
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  
鎮京口請爲叅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叅軍徵補太常  
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  
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  
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

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  
兵使叅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  
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  
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  
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  
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  
擒騰盤逆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  
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叅軍戴  
遂蕭鎔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



音書及傳 卷四十五 二十四  
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

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通。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叅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叅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叅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二十五  
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  
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  
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  
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  
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  
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  
旣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  
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因疇墾闢生產始立而  
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  
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  
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  
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  
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  
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  
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  
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  
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蒙  
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  
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  
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其集議尋而

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第寗最知名

寗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子虛相扇儒雅日替寗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采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

於儒墨子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  
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  
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爾哉答曰子信有聖人  
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  
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  
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遂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  
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  
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

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  
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  
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  
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  
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竊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  
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  
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  
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竊者在職六年遷臨淮太  
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  
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竊據經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三十一  
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  
疑議輒諮訪之寤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寤之  
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寤所不容乃相驅  
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  
急以身試死邪寤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  
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退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  
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  
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  
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  
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  
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  
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  
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  
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寤又陳時政曰古  
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  
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  
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  
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  
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間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  
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

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兼并者之所執而非  
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  
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  
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  
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  
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  
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  
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  
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  
惟以鄙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

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  
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  
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  
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  
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  
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  
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  
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旣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  
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

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  
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  
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菹酒  
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  
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  
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  
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  
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譴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  
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懼其禍毒戶  
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

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  
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  
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  
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  
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  
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  
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  
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弥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

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  
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  
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  
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  
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  
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  
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  
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  
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  
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

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  
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  
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  
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  
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胸  
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  
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  
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  
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搃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

孫鑄曰中  
至快

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白淳樸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

例交與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蘇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屨以爲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

晉書列傳卷四十五  
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

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颯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

晉書列傳卷四十五  
三十三  
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叅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其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始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

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寔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

孫鑄曰：佳  
在觸物設  
喻

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旣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

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

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行~~也故懲忿窒慾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以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

晉書列傳 卷四十五 三十八  
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樸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由，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彛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彌楠雕楹，陵

跨於宸極，驪珍治質，充物於帷房，亦猶八莖映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崑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江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群。珠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冲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墜。荷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蒞其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歲蕤

隕

徒雷反

鑽

陟利反

虞

巨音反

禡

池爾反

厭

於叶反

醜

側限反

或

六一

反

頤

居筠反

厥

許金反

慨

與苦愛同

悞

徒甘反

遠

音鈍通

與

鏗

反

癘

於例反

螭

丑知反

筵

所宜反

搯

陟瓜反

鉗

其炎反

芒

反

脩

助庚反

勃

蘇骨反

颯

音叶

室

陟栗反

璿

若夫反

鍊

速

楠音

角





